



~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

列傳八十六

張康國字賓老維揚人也初入太學俊譽雷謂然舉進士為堯

二州教授稍遷提舉兩浙常平福建路轉運判官召為左司負

外郎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進承旨康國

附蔡京以進遂除尚書左丞徽宗甚器重之拜知樞密院事

先是西北邊師辟官或任非其重康國歎曰並塞尤當擇人誠

得人邊鄙無患柰何欲私所厚善乎終于位年五十四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曰文簡

劉達字公達隨州隨縣人也舉進士哲宗時為太常博士國

子司業徽宗即位為衛尉少卿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時建

言者以元符末復元祐黨人太優朝廷再籍之而頗有闕略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三

張康國

者御史中丞錢適論黨人疑有姦下兩省議達以適言為非除
戶部侍郎遷兵部尚書崇寧四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除中
書侍郎時蔡京罷相國柄達主之於是言者論達謂其乘間抵
巇盡取 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緝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
而盡廢之 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達乃腹非竊議稽留旬
浹不即奉行 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達取為元祐學術者
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達進係黨人之子者 陛下罪詆誣
以尊 宗廟而達擢上書邪等者 陛下勤繼述以昭 先烈
而達用改更熙豐法令者 陛下擢用之不一三年間致位輔
弼於達厚矣達乃若此豈不負 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
又責鎮江軍節度副使安州居住移襄州泰州起知杭州除資
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年五十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官稍遷
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
縱 陛下將大有為 乎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願治之意
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
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
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
罪重為譴罰則令行而 朝廷尊矣 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
此 徽宗以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諤言帝出乎震相見乎
離離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
令行於唐甚備 本朝 太祖建隆 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
有司以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諤言禮記月令八月中氣日在
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以致人主萬壽之

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禮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饌非古禮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饌非古禮乎大觀初為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林攄字彥福福州長樂人也以父任調無錫簿為敕令所刪定官通判濠州蔡京為相置講議司辟攄為財賦檢討除屯田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時議遣使察訪諸道以攄使河北陞辭言河北利害數事因留不遣擢起居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當是時朝廷用兵西方遼人遣使為請命攄報聘攄至虜廷盛氣言曰夏羌數寇邊罪在不赦北朝屢遣使勸和當俟其服然後可副勸和之意虜廷君臣皆不荅及辭虜主欲為夏人

求復進築城砦攄曰北朝往日夏人不庭亦嘗取唐隆鎮今還之乎虜不勝其忿既還館始以宣旨使降階跪受實以國書授之攄引故事不從因詆之曰蕃狗虜主曰大宋兄弟之邦臣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我同欲致之死在廷恐兆豐皆泣諫止於是留攄在館三日絕供餉水泉汙不潔以饑渴因辱之既行無燕餞贈賄使還朝廷不以攄生事為罪乃除禮部尚書遼人以書言于朝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潁州未幾召為開封尹除兵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顯恭皇后崩徽宗成服舉哀衛士猶服色衣有司疑之攄遽判服紫繡袍明日對引故事宰臣宗室之喪皇帝掛服死中衛士服紫繡袍今於中宮何疑議者非之集英殿賜進士第攄當臚傳有姓甄而呼為堅名盎而呼為快者徽宗指曰卿

誤邪攄不謝言者論其不學無術倨傲不恭失人臣禮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久之復資政殿學士知楊鄆二州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提舉明道宮卒年五十九贈特進攄為人很愎既退居買田湖州歲荒租不時入責幹吏備償吏訴于朝為士論所耻靖康元年以攄蔡京死黨追貶為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滄州教授又為廣親睦親定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召對除右正言徽宗親政師仁言事詳緩不迫徽宗多聽納遷左司諫起居郎遂拜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為工部侍郎進吏部久之遷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楊州徙定州時承平日久邊備不脩而虜使再至為羌請地朝廷以備邊委師仁師仁至則下令增繕城防僚

吏駭然莫知所為師仁默計皆有程度一日舉眾十餘萬不日而成其他戰守之具無不飭備而人無知之者召為吏部尚書未幾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也舉進士為文簡古有西漢風崇寧初為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蒙上疏陳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求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與政閹寺無假之權徽宗嘉納之遷侍御史西夏寇邊高永年死于虜

徽宗怒親書五路帥臣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命蒙制勘於秦州既行拜給事中蒙至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謂曰君等皆侯伯不敢以獄事辱第言其實案未上除御史中丞蒙因上言曰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斃而

蜀國輕虜既殺吾一都護而將臣十八人由之而死是自戕其
支軀欲身之不病其可得乎 徽宗即日赦仲武等蒙還遷刑
部尚書進戶部大觀中拜同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左丞政和二
年除中書侍郎張商英為相御史中丞蔡疑力詆其私事商英
丐罷且辨其誣有旨與疑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疑雖
言官從臣也今使之廷辨豈不有傷國體哉 徽宗然之尋出
知亳州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于時宋江寇京東蒙上
書陳制賊計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无
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
平東南之亂 徽宗曰蒙居間不忘君忠臣也起知東平府未
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
馮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為弋陽尉旋除秘書省

正字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由大司成拜翰林學士遷
承旨不閱旬除尚書左丞踰年遷中書侍郎方是時王黼為相
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言者論其不省墳墓遂罷以資政殿學
士知亳州尋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引疾再領宮祠卒年四十九
臣稱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孽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
立乎人之本朝者莫非小人也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 先
烈為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王元祐而
黜彼豈誠然者哉烏虜小人之急售其才而者利不已終以亂
天下者自古蓋亦多矣而崇觀政宣之間為特甚焉于斯時也
賢人君子擯廢不用甘錘采以自珍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四

列傳八十七

姚兕字武之隴干人也父寶為隴干巡檢戰沒以兕為右班殿直熙寧中西鄙進築兕為巡檢以功稍遷左藏庫副使夏人舉國入寇環慶保障皆被圍兕駐荔原堡引兵出據險要又張疑兵諸山上使賊不得散掠境內間出奇擊之賊稍却明日益兵來攻甚急兕乘高而射凡三百餘發皆應弦而斃指裂流血而射不已更遣其子雄率精騎出自執旗從城上麾之賊不敢當即引而西攻大順城兕復往援城又獲全慶卒叛兕以親兵守西門賊不得入且諭以大義賊感泣羅拜熙河用兵以兕策應攻破河州大酋木征聚兵于郎家山兕又破之鬼章陷景思立于踏白城諸兵皆欲以兵直前兕請先破撒宗城用其言一舉

而克遂破踏白諸羌以報思立之役以功累遷皇城使交趾寇邊師次富良江賊以輕艦度兵合戰兕與諸將帥精兵鏖擊之賊不得登者盡擁江中以功領雅州刺史瀘南乞弟叛兕以功領忠州團練使俄為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改廊延 哲宗即位拜東上閣門使移熙河鬼章據洮州謀言青唐欲將兵由講珠梁會于洮合寇我疆兕自河州率兵破六逋宗城夜遣驍將縱火講珠梁明日青唐兵至不得遂洮州之援鬼章就擒遷四方館使再移環慶進通州團練使改涇原總管移廊延路卒年六十七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孤事母孝學兵法戰未嘗敗輕財樂施老不廢書好顏真卿書曰吾慕其人耳弟麟子雄古俱仕節度使

麟字君瑞以父寶死事補三班借職稍遷左侍禁王韶取熙河知麟材可用用為熙河管界巡檢復河州為諸軍先以功遷內殿承制韶大會諸將飲幕下而露骨山降羌叛報至韶目麟曰破敵者飲此麟欣然盡卮酒擐甲馳去食未竟斬數百級還報韶大喜舉軍盡驚從定岷山又為諸軍先未征塞河州路攻香子城急命麟往戰將先鋒田瓊殿次牛精谷瓊欲速進麟曰此險疑有伏吾固緩以圖之遽前必墮計中瓊不聽勉與俱入伏果發瓊遂戰沒麟獨格殺數十人身被數創督戰益急士益用命卒解香子城圍通河州路積遷左藏庫使從李憲討鬼章以功遷皇城使從復洮州擢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德順軍以師援李憲兵為前軍兵十餘萬鋒銳甚麟謂其副曰賊衆我寡將迎擊之且以臨大軍之聲必濟即馳騎中軍告急憲進兵麟繼使人聲言姚公已破賊衆聞歡趨麟度憲不遠鼓而出戰方酣

大軍沓至大破之賊潰走拜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為秦鳳路
馬步軍副總管改環慶路 王師問罪西夏麟與劉昌祚皆為
涇原行營總管聽高遵裕節制而以兵會于靈武賊十萬餘扼
我師麟引兵以出大破之遂以師抵靈武為諸道先數日遵裕
至方議攻城麟先登矢石下如雨氣益振城且拔會班師麟復
以涇原兵為後軍賊追躡慷慨激厲士衆爭出死力卒全師而
還是役也涇原軍入為前出為殿戰嘗為最而麟實將之諸將
得罪例降皇城使永興軍路鈐轄初遵裕與昌祚有隙凡軍事
輒沮止以故不濟後昌祚言靈武不克實受制非戰之罪 朝
廷問麟是非麟曰首至靈武昌祚之功城不能取皆臣之罪人
以此多之復為涇原路鈐轄初復蘭州麟以功復故官為副總
管時夏人請蘭會之地麟奏書以請夏人逐其君 王師是征

今秉常不廢即為順命可因以息兵矣獨蘭會不可與願召諸
將帥飭邊備示進討之形以絕其望 朝廷是其議兵出殺胡
平而夏人兵壓境麟屯兵瓦亭賊逼靜邊麟將兵以待賊至邀
擊之賊遁去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拜馬軍副都指揮
使建武軍留後紹聖中出師涇原召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
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改鎮建雄徙定武卒年六十八贈太
尉麟風貌瑰特美鬚髯不妄笑語喜司馬兵法為將沉毅多奇
策有功不自矜伐持軍紀律明下樂為之用事凡兇盡禮兄弟
並立功聲蓋一時云

折可適字遵正其先與魏道武俱起雲中號代北著姓郭達帥
鄜延見之曰真將種也薦之試藝廷中為鄜延路經略司准備
老使擢知寧岷環蘭四州再知鎮戎軍章察帥太原築石門峽

好水川檄可適守鎮戎時熙河秦鳳環慶三路兵會涇原之師無慮三十萬聽命於案案以總管王文振為統制以可適為前軍而副之前軍遇敵求援可適請文振益兵發熙河卒二千人失道盡赴坑谷死文振懼歸罪可適劾其擅興違節制奪十三官而罷案請留之乃以可適權第十三將老統將鬼名阿理監軍昧勒都逋皆西夏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銜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三千餘人簿所得十餘萬計其地即天都山也可適請以秋葦川為砦南牟為州詔名砦曰臨羌州曰西安而以可適知州事累遷明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帥請以兵直據靈州徽宗召問可適可適曰易取難守計當先稍侵其地以弱之俟吾藩籬已固委輸無阻而後可圖也進武安軍留後知渭州拜

淮康軍節度使召為佑神觀使復帥涇原卒年六十一子彥質

郭成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初以應募為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討河州踏白城部族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內殿承制元豐中大合五道兵趨靈武成將涇原選鋒賊守漫噉隘以拒王師成出奇奮擊之至靈武有番酋乘馬馳突統制劉昌祚曰孰能為我取此虜乎成即躍馬斬其首以還昌祚大奇之為涇原第十副將以杖部將坐免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進築平夏城置第十將以戍之章案謂諸將曰新邊控扼誰可付者皆曰非郭成不可遂用之駐平夏虜既失地利乃縱兵圍成成隨機應變已而援兵大集陞統制成乃與折可適議曰賊新敗衄若乘勢深入可以大獲帥以萬騎付之分道而進即帳中擒其大酋鬼名阿理昧勒都逋以功遷引進使雄州防禦

使涇原路鈐轄轉客省使卒年五十六成姿貌豐偉襟度坦然撫養孤窮疎財好施名振西鄙云子浩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成紀人也姿雄偉以材武補官數從軍與吐蕃力戰有功積官至禮賓使爲涇原路第一將夏人欲犯天聖砦主帥謀知舉事日檄仲武會諸將兵於天聖約曰過某日賊不來即分屯去仲武得賊的期乞緩分屯主帥不悅止留一將及仲武軍賊果至仲武力戰禦之賊遁去遷皇城使熙河路兵馬都監收復湟州除東上閣門使知河州李忠與骨延戰不利吐蕃爲王趙懷德及狼阿章聚衆數萬勢張甚仲武禦之與賊相持二日潛遣二將各五百騎直抵賊營令之曰賊迎戰勿與戰亟還伏兵道左伺二將還賊追之伏發大敗其衆斬三千級遷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收復西寧州轉客省使果州團練使

移知湟州復還河州趙懷德狼阿章果來降遷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征西涼賊遠至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迎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長流嶺表命未下會與夏人戰傷足 朝廷閔之免赴貶所未幾爲西寧都護童貫宣撫陝西議欲招誘偽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積石與西寧接境仲武詣貫計事曰大兵入境賊窮走夏國路由西寧可掩捕若降可招納或深入巢穴可乘其便河橋功力卒未易辦可預具若稟命待報則失幾會奈何貫許以便宜臧征僕哥果欲降丐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而河橋亦成仲武以兵度河挈僞降王以歸毋負掩其功止錄河橋之勞仲武終不自言 徽宗遣使持金醖賜先得積石軍招納降王者使者訪其實以醖授仲武召對 徽宗曰高永年失律以不用卿言招納降王撫定河南皆卿力也仲武

謝問幾子曰九子 徽宗悉命以官以錫為閣門祇候復知西寧州移渭州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帥涇原移帥秦鳳以功累遷保靜軍承宣使步軍都指揮使熙河涇原都統制夏人冠震武仲武却之除瀘川軍節度使以老請祠提舉明道宮未幾再帥熙河以疾卒年七十三 徽宗聞訃歎曰吾失長城矣謚曰威肅九子錫錡最知名

趙隆秦州成紀人也以勇敢應募從王韶收復熙河四遷為三班借職姚麟嘗與虜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水可活有泉近虜營隆潛往納衣泉中賊覺隆急持濡衣且戰得婦裂取水以飲麟麟得活嘗從李憲討賊數有功討鬼章也河外諸羌皆以兵應鬼章隆率眾先至奔其橋鬼章失援擒之除涇原第九將與夏人戰平夏州功為多移熙河路兵馬鈐轄師出邈川隆將

前軍擊賊賊走保三城遂北遂降之復鄯廓兩州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得東向師至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賊解召見 徽宗曰鐵山之戰卿力也童貫與隆論燕雲事隆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與此當有異拜隆曰武夫豈敢干爵祿以敗 祖宗百餘年之盟好乎異時釁生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貫知不可奪明日白 徽宗除知西寧州時又有邊將劉延壽者過太原帥臣方經營燕雲以問延壽延壽以可伐不可守可守不可久矧 祖宗盟誓一旦敗之恐有不測之變帥甚忌之隆與延壽雖武士甚有精識隆至西寧羌豪懾伏悉籍其戶三萬六千願比內地從熙河帥劉法討賊隆以奇兵擣之虜大潰遂城鎮武遷溫州防禦使為馬步軍副總管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和詵字子美濮州鄆城人也以蔭補三班奉職為河北副將累轉內殿崇班知岢嵐軍稍遷西上閣門使知雄州改右武大夫威州刺史詵因上制勝強遠弓式施行之弓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為鳳皇弓轉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遷中侍大夫相州觀察使時女真數犯契丹童貫帥師巡邊至高陽關召詵問以計策乃言南北兄弟之國誓好百有餘年今師出無名宜按兵觀釁戒諸將無妄動貫諤然乃命詵兼統制副帥道詵還瓦橋貫亦至而前軍統制楊可世入虜境而敗詵勸師道斬可世以徇師道不從引軍宵遁詵亦徒行亂兵間踰宿入雄州虜師至城下而還貫奏詵不從節制責豪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徽宗亦 詔貫班師會耶律淳死蕭太后立 朝廷復 詔貫毋歸及收復燕京肆赦以詵初議不戰獨不放還後數月蕭幹出盧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人情怵怵有謀棄燕者 徽宗於是思詵言召還復正奉大夫宣州觀察使卒年六十七贈安化軍承宣使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四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五

列傳八十八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也舉進士調吳江尉桂州教授知建平縣為越王等宮大小學教授召對除王府記室 徽宗即位除寶文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為中書舍人脩 神宗正史勣言元祐史官范祖禹等多主司馬光記事至紹聖之際蔡京兄弟又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正史所以久不成書者良由史官好惡異同也今史臣脩正史謂宜悉取當時輔相之家記錄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時紹聖黨與尚在朝用事人懷異議以沮新政 徽宗一日與勣論擇相之難且曰朕欲相范純仁韓忠彥如何勣曰 陛下得人矣忠彥入相紹聖黨與以次斥去惟蔡京結宦寺為助 徽宗未有逐京意命勣

與京校正 五朝寶訓勅耻與京同職力辭因奏曰京姦惡也
唐德宗用盧杞致建中之亂 陛下不可不察會諫官陳瓘任
伯雨等論京罪京始去除給事中為翰林學士上疏言六事一
曰時要二曰任賢三曰求諫四曰選用五曰破朋黨六曰明功
罪以指陳當時之弊時議者謂熙豐法行之歲久當稍脩補其
弊以便民曾布初以為然已而乃言熙豐萬世之法不可改力
陳紹述之說 徽宗以問勳勳曰 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
徽宗曰然勳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 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
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問棄湟州何如勳曰棄
不毛之地以省歲用億萬計誠便也勳因曰願 陛下自今無
惑小人之言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邊事則臣下
之利 徽宗以為然以母喪免服除以祭京不悅提舉靈仙觀
入元祐黨籍久之知江寧府太平州召對 徽宗問曰卿久于
外下民疾苦宜以告朕勳曰事固未易勝言惟茶鹽法為最苦
茶鹽取息太深故私販者十百為羣被甲荷戈白晝公行若聚
而為盜則可憂舊曰法官權鹽州縣常有三年之積賈人必邊入
中糧草鈔法流行今許通京則州縣無積鈔法遂壞又綱運般
米無欠折以搬鹽酬之今無般鹽則米綱亦壞 徽宗曰為國
用不足故也勳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
在 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 徽宗稱善欲留勳三不
可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
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始勳與何執中俱為王府記室勳獨
挺挺守正執中有愧焉不至大用天下惜之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知臨

安縣召爲監察御史會詔進士習律師錫言方今以經術造士不當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淮陽軍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事建言銓法用舉者遷陞而監司刺史歲有定額今請託者類多益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限約均所不及以廣人才將領有苛慘失士心者因大閱羣卒謹譟將吏相視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按閱如初推爲首者致之法劾其將削籍人皆歎服而密院以事不先啓罷知解州入爲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爲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爲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妄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也舉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漣水丞知廣德縣爲宗正寺主簿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公弼言敕令刪定官寺監丞簿皆執政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願盡罷之以通寒雋之路大觀初除右正言遷左司諫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請絹覺旣論汝楫而有司失察者皆以中貴得不坐公弼謂矯稱詔旨恐前後詐冒非一汝楫而已由是經由僉書者並寘其罪遷侍御史時大名有強寇吏不以聞公弼劾監司欺隱之罪又論蘇杭造作局上供之盛老船役夫騷擾之弊除太常少卿起居郎遷御史中丞蔡京以公輔不附已也忌之奏曰國朝未有由左史除中司者徽宗曰公弼豈不爲御史乎於是京引公弼族弟娶其妻之妣欲以親嫌罷之徽宗曰外戚疎親何用避也公弼首論人臣黨同伐異捨大公之道執一偏之見此弊不除臣恐分曹列敵重相眚伺隱若仇讎

非朝廷之福其務在交私不安分守輕 朝廷罔公上者臣爲
執法當爲 陛下擊之與諫議大夫張克公交疏論蔡京罪惡
以爲京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
恩謂財利爲有餘皆出誕謾務夸大以興事肆爲騷擾援引小
人以爲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役
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舩漕運華石曾無尊主庇
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名爲祝 聖壽而脩塔以壯臨平
之山勢託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乃至法名退送
門號朝京致妖候之告變而繆爲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
官爵趙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子成竊議其姦惡駭動遠邇聞者
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爲害之大者也今星文再見昭示
其意非天警悟 陛下則人力何能爲哉臣願 陛下順民心

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白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爲人臣之戒
京罷相以三師就第公弼論列不已京遂致仕公弼亦除兵部
尚書兼侍讀以樞密直學士知楊州移襄州改述古殿直學士
京再相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公弼奏襄州牙校轉般損壞官物
破蕩家業爲詆毀 先烈京恐 徽宗知公弼姓名止云襄州
官吏乞竄責遂爲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未幾以 皇太子
赦提舉崇道觀卒年五十五公弼始名公輔後賜今名云
張克公字介仲者之曾孫也舉進士大觀初擢監察御史遷殿
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因星變與石公弼交疏蔡京
罪惡京遂致仕政和初爲兵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張商英十
罪商英罷相二年爲吏部尚書兼侍講卒贈資政殿學士克公
敢言事無所回避既論罷蔡京京復相克公屢求去而 徽宗

不許京忌之復不得進爲尚書者凡七年

黃葆光字元暉歙州黟縣人也少孤刻志於學崇寧初以朝
廷遣使航海撫諭高麗使副辟之以行補官調齊司州理參軍
近臣薦其材召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又遷監察御史左司諫
言事切直俄爲符寶郎擢侍御史會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
平夷書規進用命以祕書丞葆光上疏論五不可大略謂良嗣
以凶黠忿鷙之資犯夷虜不原之罪亡命沙漠免死而已妄作
平夷等書萬一語泄致生嫌疑爲患不細祕書省圖書之府以
醜虜爲之有累國體時三省密院史負猥雜葆光言非元豐舊
制今奉入則越從班品秩則幾執政輕蔑名器蠹耗國用無敢
誰何吏強官弱未有如此 徽宗加納之於是非元豐法所載
一切罷去省太農太府之費月計數萬又言承平日久人心易

後比年 朝廷每有施說率以稱職加轉乞凡酬獎減年之類
並依格令又言中外不知遵守成憲任情曲法一有奏請率引
例破條或直行陳乞遂其所欲則恩歸私室否則怨歸公上翫
習既久人無忌憚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也
而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也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
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
尊君也 徽宗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置兼局廩
給無度葆光屢論其弊 徽宗命蔡京裁定京專恣乃陽請一
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朝論果沸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
七負檢討至十六負製造局至三十餘負豈無一二可以裁定
上副 明天子之意邪他日因入對 徽宗以旱乾爲念葆光
退而上疏曰 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而憂勤祇慄檢

身致治無所不至而不能感召和氣此臣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臣嘗仰觀天意俯察人言旁攷古今君臣相與之際求其所以
致陰陽之變者然後喟然歎曰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
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
人臣無柔順欽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 陛下恭儉敦樸以
先天下師臣蔡京後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 陛下以紹
述爲心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 陛下隨宜損益追崇先烈
京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意兼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
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
陛下之所求者如此疏入罷知立山縣未幾即昭州安置宣和
中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主管太平觀知處州進直祕閣卒年
五十八葆先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

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云

崔鷗字德符潁州陽翟人也舉進士爲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

官 徽宗以日食下 詔求直言鷗上書以爲 陛下有忠不

能明有邪不能去此 陛下之闕失也臣竊怪 陛下左右之

臣有指元祐之臣以爲姦黨者此必邪人也故宰相司馬光

陛下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 陛下左右以

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光歷事 四朝以忠信直諒聞

於華夏危言正色奮不顧身雖古名臣無以遠過而謂之姦是

欺天下也是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

如惇者狙詐險賊臣不能盡知特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

極宰相人所具瞻天下以名呼之又指以爲賊豈非以其孤負

主恩翫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又指其實而

號之以賊京師語曰大悖小悖殃及子孫謂悖與御史中丞安悖也夫日者陽也為君為君子食之者陰也為臣為小人日有食之臣侵君小人勝君子也弭災之道有三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惟 陛下畏天威聽明命獨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 徽宗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蔡京得政條列元符上書人分正分邪各有三等取同已者為正異已者為邪鷗入邪等悖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以病免歸始居汝州之邾城閉門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 朝廷悟其賢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 欽宗即位徙右正言即上章乞斬蔡京以謝天下為萬世亂臣賊子之戒諫議大夫馮澥上章言事鷗論其失曰澥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用事

除去異已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為異乎士携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官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又曰崇觀以來博士先生狃於黨與各自為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詆誚王氏之說尤為欺罔自蔡京用事以軍伍之法馭士人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容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於斯時也博士先生其敢誚王氏之學乎澥之欺罔於是可見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隱矣累章極論一時翕然推重會以疾求致仕乃以直龍圖閣提舉崇福宮未及拜而卒鷗有古學為文雄深作詩清峭學者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五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六
列傳八十九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爲人有口辨才疎雋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舉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薦之除祕書郎進符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得其助已也擢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歲俄兼侍讀入翰林爲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甚怒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已而班直禁衛賚賜不如期詣左藏鼓譟黼聞之即詣庫揭榜期以某月某日皆相頽散去京計不行還爲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爲黼進承旨丁父

憂閱五月起爲宣和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錫第在昭德坊
旁即許將宅黼倚中人強奪之子第出怨言白晝逐之使去聞
者爲之不平復爲翰林學士丞旨政和八年除尚書左丞遷中
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
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
田汰堂吏毀辟雍及鑿筭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
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
稱翕然而黼旣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徽
猷閣待制鄧之綱妾有美色因過外舍黼使人諂而奪之反以
爲之綱罪竄諸嶺南朝士畏之側目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
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屬以落之遂以少
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爲事御史中丞陳過庭初拜
職事上言乞盡罷冗官以御前使喚爲名者京西轉運使張汝
霖乞罷進西京華果黼上章劾之兩人皆以散官徙遠郡睦州
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
寇不以實告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陷破六州
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遼人
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
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
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曰中國與遼
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如此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
中原地恐非復我有也黼銳於成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
不復以閔密院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謂之免夫錢凡得錢六百

二十萬億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得支郡即率百寮詣文德殿稱賀 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黼以為帝王盛德大業宜表出以示萬世固乞上尊號 徽宗曰此 神宗皇帝所不敢受也却不許初黼既得國秉念無以中 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焉近則外臺耳目之司遠則郡縣牧宰之屬皆責以供辦於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鈇松怪石珍禽奇獸美鏐和寶明珠大貝通犀琴瑟絕域之異充於內圃異國之珍布於外宮凡入目之色適口之味難致之瑰違時之物畢萃於燕私極天下之費率歸於應奉奪漕輓之卒以為用而戶部不敢詰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每陪扈曲宴至為俳優鄙賤之伎以獻笑取容時 欽宗在東宮鄆王楷有寵遂有奪適

之意 欽宗長子諶先已封崇國公黼言於 欽宗以為皇孫

不可以同皇子召宮臣取南仲至第令代 東宮奏辭諶官益

黼欲以是撼 東宮也 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

居閣為得賢治定為書載廣堂寵光亭以下凡七榜有玉芝產

堂柱 徽宗幸其第置宴觀之梁師成與黼連牆穿便門往來

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為恩府先生 徽宗過之始悟其交

結狀由是黼眷稍熄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

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 欽宗即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籍其家開封尹聶山與黼有宿怨黼至雍丘之輔

固村為盜所殺山取其首以獻黼美風姿面如傅粉鬚髮与目

中精色盡金黃張口能自納其拳本以何執中汲引及居言責

即疏政中罪以白 徽宗請罷之欲使蔡京專當國政 徽宗

不可而止遭時得君承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外徇童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子閔孚雋孚職至待制脩撰後亦削籍家徙于吳云

朱勛平江人也父冲本閭閻賤微家貧落魄庸於人梗悍不馴氏罪至徒因亡之旁縣乞以求活遇異人以黑鐵數條方書一編授之曰毋久客此將歸大而家冲還里中視故鐵有光鬻之乃金也以其貲按所授方設肆市藥未幾遠近翕然稱之買者輻輳家遂為富脩葺園區結游客譽者亦廣始蔡京居錢塘過吳欲建經藏於梵室聞冲有幹決呼護之才兩月而成京陰器其能及召還冲謁道左丐以勛從行是時徽宗頗垂意華石於是薦之命以官令語其父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其初才致黃楊三四本徽宗已嘉之後歲歲稍增加然不過二三頁貢

不過五七品童貫握兵京以勛託使階邊功以升貫見之喜始廣供備以媚上舟艦相繼號曰華石網凡延福宮民獄諸山皆仰之一時應奉天下皆不及也累遷合州防禦使提舉惠民河公事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指內帑為囊中物每一發取輒數十百萬外計所蓄雖封扶禁錢無問名色悉取之監司徐鑄王安道王仲閔等濟其惡空竭縣官經常以為應奉類以億巨萬計而所貢之物豪奪漁取毛髮不償諸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華一木曾經黃封護視不謹則加大不恭罪人有嘉禾奇卉皆指為不祥惟恐芟去之不速民一與此役中人之家悉破產至賣鬻鬻妻子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稍督慘峭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出之至名曰神運過截諸道運綱旁羅費舟楫揭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檣日夜不絕篙工施師陵轢郡縣人以

目相謂不敢誰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輓士猶不給蔡京始
患苦之言於徽宗願抑其太甚徽宗亦病其擾乃禁用糧
綱船戒伐冢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家人園囿凡十餘事獨
留勛與蔡攸聽入貢餘進奉悉罷自是勛小戢不兩歲愈甚於
初吳民不聊生矣方臘起以誅勛為名諸郡響應童貫出師承
上旨盡罷去華石進奉綱徽宗亦黜勛父子弟姪之在職者
民大悅寇平勛仍得志怙權恃勢父子各立門戶聲焰熏灼賄
賂紛紜成市衮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賊要官躡
進至侍從者袂相屬也有不附已即旋踵罷去時謂東南為小
朝廷徽宗末年陰約閹寺之姦稍誅數人以殺其勢勛因得
入其訾力排梁師成寢為徽宗所親倚出入禁闥進見不避
嬪御伐燕之役謂勛有功自慶遠軍承宣使進寧遠軍節度使

醴泉觀使前後槃結固寵二十年鬻恩毀法昔所未有即私室
建神霄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又託

輓舟募兵數千擁以自衛第舍擬宮省名園別墅甲吳郡服膳
器用逼玉食而華緻過之輿臺賤隸腰金累使者充物其門子
汝賢汝功姪汝楫汝舟擢皆承宣觀察使汝翼直龍圖閣天下
為之扼腕欽宗即位削其官放歸田里既而羈管循州籍其
家尋賜死子孫徙湖南與勛同時有李彥者亦以恩倖積官至
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宣和間嘗括民田按行河北京東西
所至州郡偃坐黃堂而使監司郡守列侍其凶焰如此奪民常
產重斂租課官吏無敢違忤當時謂勛結怨於東南彥結怨於
西北云欽宗即位暴其罪賜死仍籍其家

臣稱曰天下之禍未有不由小人而成者也觀王黼以竒技淫

巧爲身謀朱勔專以華石爲享上小人誤國之罪擢其髮不
足以數也然亦熟知其既之至於此哉於虜華清盛而羯胡起
華陽成而狄難興由古迄今致亂召寇若出一軌可不痛哉方
京師之失守也蜀僧祖秀嘗親覩所謂華陽宮者記其事云政
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陬詔闔人董其役
舟以載石輿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
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觝觸若踞若齧牙角
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竒盡怪輔以蟠木癭藤雜以黃楊
對青蔭其上文隨其旋斡之勢斬石開徑憑險則設磴道飛空
則架棧閣仍於巔頂增高榭以冠之搜遠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爲
巔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竒獸動以億計猶以爲
未也鑿地爲谿澗壘石爲隄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

土積而爲山山骨競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
高於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接其餘岡種
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壘石間留隙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巘
築脩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從而設險曰丁嶂又得頽石任其
自然增而成山以椒蘭雜植於其上曰椒厓接衆山之末增土
爲大坡徙東南側柏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
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循壽山之西移竹成林復開
小徑至數百步竹有同本而異幹者不可紀極皆四方珍貢又
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班竹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
仞因而爲山貼山卓立山陰置木櫃巔頂開深池車駕臨幸
則驅水工登其頂開閘注水而爲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嶂
從艮嶽之麓琢石爲梯石皆溫潤淨滑曰朝真磴又於上植

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壽山之西別治園圃曰藥寮其宮
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
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開三洞為品字門
以通前後苑建八角亭於其中中央榱椽窻楹皆以馬腦石間之
其地琢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幸東西擷景
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復自瀟湘江亭開閘
通金波門北幸擷芳苑隄外築壘衛之瀕水時絳桃海棠芙蓉
垂楊略亡隙地又於舊地作棹店麓治農圃開東西二閘夾懸
巖磴道隘迫石多峰稜過者膽戰股栗凡自苑中登羣峰所出
入者此二閘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躍龍澗漾春陂桃華聞鴈
池迷真洞其餘勝迹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宮
然華陽大氏衆山環列於其中得平蕪數十頃以治園圃以闢

宮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右大石皆林立僅百餘株以神運
昭功敷慶萬壽峰而名之獨神運峰廣百圍高六仞錫爵盤固
侯居道之中東石為小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書
建三丈碑附于石之東南取其餘石若群臣入侍幃幄正容凜
若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奮然而趨又若僂取布危言以
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上旣悅之悉與賜號
守吏以奎畫列於石之陽其它軒榭庭徑各有巨石碁列星布
並與賜名唯神運峰前群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
以第其甲乙者也乃命羣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首
玉龍萬壽老松棲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靄門月窟蹲螭
坐師堆青凝碧金鼇玉龜壘翠獨秀棲煙驛雲風門雷穴玉秀
玉竇銳雲巢鳳雕琢渾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弥老人壽星卿雲

瑞靄溜玉噴玉蘊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鱗
立津溪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壽山者曰南嶰
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儀鳳烏龍立于沃泉上者曰
留雲宿霧又為藏煙谷滴翠巖搏雲嶰積雪嶺其間黃石仆于
亭際者曰抱犢天門又有大石二枚配神運峯異其居以壓眾
石作亭庇之寘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岩寘于葦綠華
堂者曰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善
致萬鈞之石徙百年之木者未勸父子也善理百工之蠲蕪辨
九州之珍產者闔人梁師成也奉人君之耆好忽天下之安危
者宰執王黼輩也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墻
避虜于壽山良嶽之巔時大雪新霽丘壑林塘粲若畫本凡天
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嘆信天下之傑

觀而天造有所未及也明年春復游華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
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人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
木竹箭宮室臺榭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良嶽以
耳目之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嬖色取禍
秦隋以奢靡致失自書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者為先誠也
自我 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孟昶閱宮中物有寶裝
溺器遽命碎之平劉鋹廢媚川都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
孽 創業之君所謹也於虜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
身雖土階三尺茅茨不剪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恭默求治是
時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 祖宗之法去民久矣自是
崇大苑囿結怨敵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天下族之彼醜
裔安得而內侮之邪噫天下之士聞壽山良嶽者舊矣孰親觀

其興廢復使後世憑何圖記以攷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六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七

列傳九十

种師道字彛叔世衡之孫也年二十以伯父諤蔭爲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鎮洮軍推官諤死故吏徐勳盜印而補人官事覺詔御史問狀勳引諤子朴爲證師道馳至京師上書曰朴斬然哀疚豈復有此儻不獲免似爲夏人執仇神宗即日赦朴陝西轉運使王欽臣聞而義之辟以爲屬以熙州推官權同谷縣有滑吏訟田弥二年不決師道閱其牘窮日力不可竟然所訟止於母及兄而已引吏前詰之曰母兄法當訟也邪吏遂服罪累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換莊宅使知德順軍生嘗議役法忤蔡京意罷入黨籍屏居十餘年始得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懷德軍師道初名建中避年號改爲師極

詔賜今名夏國議畫界以故地爲請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之疆土益蹙矣 徽宗召問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童貫議欲徙內郡弓箭手以實邊而指爲西邊所招之數 徽宗以問師道對曰臣恐勤遠之功未立而追擾先及矣 徽宗然之以請得提舉崇福宮久之復以涇原鈐轄知西安州夏人侵近邊軍築佛口谷爲城率衆往平之師初臨城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水滿谷夏人以其爲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使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知渭州節制諸道兵往城席葦平方庀工而賊至據瓠蘆河堅壁老我師師道陳于河澨若將決戰者使人揚言曰援兵至矣賊方疑顧而楊可世潛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賊大潰斬首五千級獲索駝馬牛萬

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征賊底城期以旬必克既薄城下虜守備甚飭官軍稍怠小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日城不下當視此衆股栗既而登城即潰去以功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以靖夏城失守降隴州防禦使俄以都統制與殿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出蕭關夏人棄永和割杏兩城而遁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軍節度使童貫謀伐燕命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師出無名何以成事不聽既過白溝遼人軍容甚整詭而前 王師多傷貫亟召軍還遼人遂至城下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 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

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故疆亦云從矣救災恤鄰古今通義唯大國圖之貫不能對麾使去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可聽密劾其助賊沮軍宰相王黼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果敗績 徽宗思其言起為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拜師道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聽用便宜檄兵食師道聞命即東遇姚平仲以步騎三千戍燕遂與之俱北至洛陽而韓侂胄不已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止師道勿行曰賊勢方銳盍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得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虜安能知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矣 欽宗聞其至喜甚既入見時已與金人議和 欽宗曰今日之事卿之意如何師道曰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女真

可謂不知兵矣 欽宗曰吾業已講好矣柰何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 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以姚平仲為都統制諸道兵悉隸之師道時被病特命毋拜虜使王訥素頡頏方入對望見師道拜跪稍加禮 欽宗顧師道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度河京城諸門晝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平常虜有過統制馬忠軍前者忠斬其人虜訴于朝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為制後無有敢越俟者會平仲之父古以昭慶軍節度使帥熙河領兵入援 欽宗方倚師道以謀國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 朝廷姑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盛軍中共議自遣使人往諭虜以三鎮係 國家邊面決不可割寧以其賦入增作歲幣庶幾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迓彼必不敢遠去

劫掠孳生監糧草漸竭不免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真定
中山兩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而姚平仲恐功名
之會歸於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 欽宗李
綱主其議令城外兵馬緩急聽平仲節制師道言不見用平仲
常從童貫平方臘有功為貫所抑 欽宗以其驍勇許以成功
授節度使平仲議欲夜叩虜營生擒幹離不奉 康王以歸
欽宗一日遣使五輩趣師道進戰師道言過春分節乃可擊矣
是時相距纔八日蓋師道遲其弟師中之至也 欽宗以其緩
乃從平仲率步騎萬人入劫虜砦平仲之未發也虜人已知之
先事設備故反為所敗 詔罷綱師道曰勝負兵家之常再擊
可也議者難之會太學生譟于 闕下請復綱師道位 欽宗
颺勉從之綱復執政而師道實未嘗去位也虜退師道始罷為

中太一宮使於是御史中丞許翰上疏以為不當解師道兵柄
欽宗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
語翰曰 國家有難詔許咨訪所疑願公毋以書生不知兵論
以至計因言平仲城下用兵之失以感發之師道始言我衆彼
寡但分兵結砦控守要地使之糧道不通挫以持久可破也翰
深歎息其言復上奏師道智慮未衰方時多故而爪牙虎臣頓
之散地非計也未幾拜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復為河北宣撫使
駐軍滑州實無兵從行師道請合關中兩河卒屯於滄衛孟滑
豫為防秋計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民以示弱格不用既而
弟師中戰死于榆次姚古敗于盤陀 朝廷震悚召師道還不
復有委用意太原失守又遣李綱巡邊次河陽王訥來自燕師
道揣虜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

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卒于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閔
月虜再犯京師比城陷 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
於此始師道勸 欽宗乘其度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
患故 欽宗思其言嗟痛之後贈少保謚曰中憲弟師中

師中字端孺以功累擢至侍衛親軍副指揮使房州觀察使知
邠州徙知慶陽府燕山之役為副都總管初幹离不之犯京師
也 朝廷議割三鎮與和質肅王樞及宰相張邦昌以行幹离
不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固守不肯下肅王邦昌及割地
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矢石及之而退沿邊諸州亦然而黏罕
南陷隆德 詔師道及姚古師中往援三鎮以師道為河北宣
撫使古為河東制置使師中副之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金人
出境黏罕之師至太原太原亦堅壁固守金人之兵圍之悉破

諸縣城欲困之使內外不相通雖古進師復隆德威勝扼南北
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圍於是 詔師中由井陘道與古
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黏罕以暑度陘
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兵敗將歸
告于 朝廷大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 詔書以逗留切責
師中師中曰逗留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間豈不知之而思以
此為罪乎慨然赴敵與金人戰于榆次死之贈少師謚曰莊愍
臣稱曰靖康之難可不哀哉方是時金人之兵強於天下所至
州縣悉望風奔潰莫有鬪者獨師道謂虜可與戰而勝非若鬼
神之不可測豺虎之不可禦也故請俟其度河扼而殲之師道
老將其所以應機料敵者審矣忽其言而不用何哉用之則國
耻可雪而人主亦無後時之悔矣悲夫

劉延慶保大軍人也家世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屢立戰功
為鄜延路總管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由相州觀察使拜泰
寧軍留後 徽宗謂兩使留後乃五代藩鎮官以親信留主後
務之親不可循用易為承宣使乃冠以軍名延慶遂拜泰寧軍
承宣使承宣使自延慶始延慶破夏人成德軍生擒賞屈并熙
河招到偽王子益麻党征加步軍副都指揮使以功拜保信軍
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從童貫討平方臘徙鎮三
城又從童貫蔡攸北伐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偕郭藥師過
白溝延慶師行無紀律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袞隊而行若敵
人設伏邀擊首尾不相救應則望塵潰散矣延慶不聽行至良
鄉四軍蕭幹率精銳迎擊延慶與戰敗績延慶閉門不出藥師
曰四軍精兵不過萬人今悉衆拒我燕山必虛藥師請以奇兵

五千倍道兼進入燕山請令公之子三太尉以精兵五千人策
應延慶許之乃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偕行三太尉者謂光世
也藥師引兵入燕山蕭幹以精兵三千人與藥師巷戰而延慶
渝約不遣光世藥師無援遂敗走世宣死之藥師走至涿州延
慶下砦於盧溝河南虜分輕兵斷絕糧運延慶亦遣其將王淵
以兵數千人護餉道虜縱兵南行殺運糧人夫多棄糧而遁淵
為虜所擒延慶遂棄大將旗鼓而走蕭幹以兵追襲橫尸百餘
里貫攸退保雄州奏敗延慶為率府率致仕筠州安置其後光
世討逋河北賊有功延慶復拜鎮海軍節度使金人犯 京師
何臬孫傳曹黼在城上募人為兵以丘濬感事詩有郭京劉無
忌名姓於市人中得無忌於卒伍中得京用為統制謂京能用
六丁六甲法可以生擒二酋掃蕩餘衆京才出為金人所敗引

兵南道延慶引西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其子光國携王黼愛妾以逃行十餘里亦追及之自縊死後光世最顯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也由武舉為府州黃河東岸巡檢賈胡曠有水泉子虜常越境南汲灌慮異日為邊患盡折絕之虜忿聚兵于山馳薄官軍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後三十年虜官蕭太師者會灌於雄州言水泉子之戰嘆何巡檢神射灌曰灌是也累功遷內殿崇班知寧化軍徙豐州又知滄州以治城壁功遷引進使知涅州姚雄為經略使初墾田法三百頃城砦五十頃募民開耕出粟灌曰墾田固良法然民與牛皆取足其地官田多墾則私田必荒是設法奪民也時城東決達原有閒田近千頃灌命架邈川水溉之悉為沃壤號廣利

渠徙河岷二州提舉熙河蘭涅路弓箭手召對奏曰趙充國云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康蓋其地也臣前待罪涅州引水溉城東荒田且千頃不一月悉為膏腴而人之占耕者溢於地數况漢唐故渠間亦可攷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民樂就募而弓箭手之額乃易足矣還至部遂以其言行之財半年得善田二萬六千餘頃應募者七千四百餘人馬九百餘匹為他路最從童貫取震武軍以功遷吉州防禦使知蘭州又以功拜鄜州防禦使童貫自涇原謀西入賊兵大集統安城灌率諸將擣虛直取之會劉法敗統安陷于虜賊圍震武灌解圍猶坐逗留罷州事起知青州從破方臘以功轉同州觀察使還知易州轉寧武軍承宣使為燕山府路副都總管四軍取景圍薊灌解薊圍復景州斬首二千餘級俘六百人召還管幹侍衛步軍

司公事虜使來賜射玉津園灌以選伴射一發破的再發則不虜曰太尉殆不能邪灌曰非不能也以禮遜客也整弓復發則又中 徽宗親酌罷勞之除侍衛親軍都虞候金人南下 朝廷出禁卒付內侍梁方平守濬州灌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來其鋒不可當今方平領精銳以往京師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乎曷留之以壯根本 詔灌迎敵灌曰軍不堪戰也儻可守禦而已時中不可曰已召种師道領西兵三萬來會矣遂除灌武泰軍節度使副師道為都統制未行徽宗內擅師道未至命灌領兵二萬往河北次滑州會方平棄州南走灌亦望風奔潰金人遂度河直犯 京師灌坐削官職令前軍自效已而復之金人攻城灌與之戰軍輒散走灌没于陳年六十二言者論其守河誤國盡褫故官

而方平生誅

卷終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八

列傳九十一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也四歲而孤舉進士調郴縣尉移零陵令知榆次縣有愛在民召對為提舉河東常平徙江東轉運判官會祥柯獻地命以屯田負外郎往撫諭夷人始自疑衷甲以迎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騶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聖化以奉使稱職入為右司負外郎遷起居舍人恪言 國家與契丹講好百有餘年邊備益弛宜及今無事時以漸為之不然且有後悔 徽宗曰卿勉為朕行即以為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運使會中貴人銜命稱詔有所示恪噤不答中貴人怒歸而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移陝西轉運使未至以右文殿脩撰知滄州滄

當河下流一日河決水至城下不沒者三板恪率官吏築城救護都水使者孟昌齡以河事至檄郡索船與兵恪曰滄極邊也兵非有旨不可得昌齡怒劾恪不能備水城且壞恪一不問治水事愈力城漏募善沒者室之戲下卒善沒而不時赴募戮以徇有塩場正當下流使決之或曰塩法重水決而壞且得罪恪曰殺吾身而全一城吾之願也命趣決之踰宿而水去城以得全又上疏請止教保甲免呈保馬除常平逋負復諸縣租賦等第賑貸以寬被水之民報未下悉以便宜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徙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柰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甸而水平恪上疏曰水陰類也至犯城闕

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漸微告 陛下乎願垂意於馭臣鄰遠女

寵去小人備夷狄以益謹天戒 徽宗嘉納之遷戶部尚書宰

相王黼領應奉司上供綱卒盡為所奪漕運不至者殆數月恪

見 徽宗言曰國家定都於梁非有山河形勢以臨天下也直

仰汴渠之運以養百萬之師耳而宰相領應奉勢動天下奪漕

輓之卒以為用戶部綱運自去秋絕不至將有匱乏之憂以天

下之力奉一人臣子不敢憚今珍異之物充牣大臣之家而奉

上者曾未什一是傾天下之財為國斂怨臣不知所以為國矣

因極言黼惡且自請罷遂出知滁州盜起京東以恪知青州未

行除吏部尚書又徙戶部復請外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

崇尚道家言恪入辭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為道者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為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

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
至道哉將退而留者再大氏以節者欲定心志收人材化風俗
惜財賦愛民力去諛佞獎鯁直數事反覆言之從杭州靖康初
復以吏部尚書召道拜同知樞密院事既至為中書侍郎言事
者爭論宣政間事恪言於 欽宗曰革弊須以漸今京城始開
四方聳聞新政宜擇今日之急者先行之而言者不惜大體至
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 道君皇帝之心乎蔡京父
子王黼童貫之徒已從廢逐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
道君皇帝請下一 詔書與天下共棄之孰曰不可 欽宗是
之拜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恪為相無經濟大畧于時虜
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為當與者
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既行而悔之密啓 欽宗請以親征為

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 欽宗將從
其議會何臬入見力詆其不然且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
謬者也 欽宗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 社稷拜臬門下侍
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
勢日急如恪者誠不可以備位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
宮使而臬代為相京師失守 欽宗幸虜營恪曰失計矣既而
還宮及 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
者累日虜議立異姓令吳玠莫儔自軍前入城取推戴張邦昌
狀唯孫傅張叔夜不肯僉書恪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
為大臣而 國家至此何以生為乃仰藥而死

何臬字文績仙井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尋提舉京畿
學事召為王容負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言事者

論稟宗蘇氏謂軾為鄉黨曲學出之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遂寧府留為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既解政稟亦罷為提舉崇福宮起知秦州 欽宗即位復為御史中丞閱日入翰林為學士擢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王雲自真定表言虜以不即割地卻禮物曰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關矣於是集文武百寮議於延和殿梅執禮孫傳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與之者曰朝廷當與三鎮今反不與是中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人怨神怒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 國家更 二聖始得河東河北陵寢在焉且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皆其末也況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

陛下豈可效石晉所為乎稟持之甚堅曰三鎮 國家之根本柰何一旦弃之況虜情變詐百出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弃地則并其民弃之為民父母而棄子可乎 欽宗然其言猶豫不決時虜勢張甚稟請置四道

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為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便宜為禦戒計緩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師 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言曰今 朝廷既已繼好息民而復調發不已使虜人知之大事去矣乃檄止陝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方虜之再入寇也稟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陞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領開封尹稟建請以 康王為兵馬大元帥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侍郎翌日唐恪罷相改太宰少宰復為

左右僕射拜桌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師失守 朝廷徇虜意
遣曹輔往河北召 康王桌請 欽宗於輔衣襟屑檮書詔以
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 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
號虜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 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
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 欽宗亦不欲出郊而桌獨以謂必
須出 欽宗信之桌白 欽宗請以孫傅為太子少傅謝克家
為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桌自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
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失笑明日 欽宗幸虜營桌
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向桌李若冰不得
與議桌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後有自虜營還者言桌死
狀始贈觀文殿大學士
王稱曰君子所貴乎死者以其知死必勇也方虜之謀廢立也

為恪者當以大義責虜使知中國之有人就使不幸與禍會亦
為得其死矣不務出此乃拱手聽命非能勇也而卒不免於死
蓋其死不足責也桌才疎而術浮無圖回天下之志使之遭時
承平從容廟堂高古今談治 可也而况艱難之際倚之而謀
國豈不殆哉於虜陽九之厄固天數矣而人謀之不臧亦有以
致然言之可為痛哭而流涕也

陳過庭字賓王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為館陶簿澶州教授知
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具材薦之擢祠部吏部員
外郎遷右司使遼國還 徽宗問虜主苦風痺手足不舉及箭
損二目是否過庭對虜主無恙日不損恐傳之者妄也今日急
務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盟好是恃亦宜以邊備為念
徽宗然之為右司凡四年是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

向背唯過庭無所附 徽宗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擢拜御史中丞方臘反睦州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論朱勔父子本刑餘之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賄賂狼籍辜惡顯著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忤權貴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居久之得自便 欽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復拜御史中丞徙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須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效死 欽宗揮涕歎息留不遣及城陷始行 二駕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因留不得歸死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過庭本名揚庭 徽宗賜以今名云 聶昌撫州臨川人也舊名山字賁遠以太學上舍釋褐教授相

州入館為校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故事五房吏階官視卿監者遇錫宴坐都司上山極論之謂名分未正非所以禮士大夫也 徽宗是之俄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副使蔡京為相召還由太府卿拜戶部侍郎遂為開封尹復為戶部侍郎山本與王黼善京惡黼山為謀所以傷之者反為黼所中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德安府未幾落職提舉太平觀又責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復召還會 欽宗即位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開德府未至除戶部尚書兼領開封府事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 闕下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殺三十餘人孽裂無遺躰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山出諭旨相率聽命而退已而時雍乞寘東等于獄山力言其不可遂止復尹開封時京師復戒嚴 欽宗謂山有周昌抗節之義改賜名昌遂拜同知

樞密院事入謝力陳防秋守禦之策曰三關四鎮 國家藩籬也今犬戎在內狼子野心一朝寒盟何以制敵臣願召天下兵集畿內練禁旅之師以備出戰堅城隍之具以却奔衝檣黃流之水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四面有勁兵虜或南下憤吾網中矣 欽宗命昌領都大提舉守禦司虜議畫河為界須大臣報聘 詔以耿南仲及昌為和議使分割兩河昌言兩河之人勇勁忠義如太原城守經年隆德既破復守人人死戰者蓋不負 祖宗二百年之澤今一旦割以予虜萬一不從則臣必為金人所執死不瞑目矣和議不成臣乞以便宜遣屬官分道提勤王之師入衛 欽宗許之昌即日就道行次永安軍與虜兵遇黏罕盛陳兵衛以見之粘罕隨行置閣門其舍人止昌徹傘用膀子贊名引見國相昌曰國相者金國何官也舍人曰

宰相元帥昌曰既為宰相元帥乃金國之臣也昌亦 南朝大臣止當以敵國臣子客禮相見豈有 南朝大臣禮見大金臣子乎舍人曰樞密寧不畏死昌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不足畏節不可屈爭之移時粘罕既不能奪乃以客禮見虜既南行命其太師楊天吉以千兵館昌往河東耿南仲往河北昌謂天吉曰國相待昌之還方肯歸師臣子之心已急欲分遣屬官往東路昌自行西路會於河中不二十日之間此事畢矣天吉許之明日昌與其屬劉岑滕牧分道而行凡八日昌至絳州絳人不奉詔遂見殺年四十九昌為人疎俊遇事敢為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以喜怒用刑云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榮敏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也舉進士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

史走禮部員外郎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高麗入貢傳言使人所過郡調夫治舟騷擾生事勞費民力以妨農時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以其所論略與蘇軾同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謂傳論議偶同以職論事而責之深過矣翰亦坐黜靖康元年召拜給事中兼侍讀進兵部尚書傳嘗上章乞復祖宗法度 欽宗問之傳曰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以來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右丞俄同知樞密院事方虜急攻京城傳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 欽宗再幸虜營以傳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乘輿久不得歸傳屢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傳大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神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 車駕還闕明日虜大闢南薰門陳兵索 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傳獨留中宮太子不遣密謀

欲以黃金五千兩匿太子於民間別以狀類太子者并宦者二人擊殺之并取當死囚數人以其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虜營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而擊殺之誤傷太子因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苟尚不已欲繼之以死越五日無肯當之者撫膺大慟曰吾太子傳義當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虜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酋以義責之庶幾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有子來省傳曰使若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矣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徇國尚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有頃從 皇后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守門胡人曰軍中唯欲得 留守何出邪傳曰 主上既辱太子復出我 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 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出不

知其所終後賜諡曰忠定

張叔夜字嵇仲者之曾孫也以蔭調蘭州錄事參軍叔夜喜論兵而蘭州本先零故地最為極寒惟恃河為阻每冰合則嚴飭守備卒介胄累月不得息叔夜曰是當求其要害以守之於是博攷山川講求利病上書力陳取天都之策以謂天都介於五路之間乃西人嘯聚之區凡欲與兵以寇諸路則必就彼點集然後議其所向以故每一聚兵則五路不得奠枕此當今之所宜先書再上樞庭行其策果得其地建為西安州用薦者知襄城陳留二縣通判穎州知舒海泰三州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為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乃据摺其細故貶監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為祕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和之間吏惰弗虔凡命令之出

於門下者豫書銜於後使先置名而徐填事目以行謂之空黃叔夜極論其弊始立法禁遷禮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會劇賊宋江剽掠至海趨海岸劫巨艦十數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數里大張旗幟誘之使戰密伏壯士匿海旁約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賊大恐無復鬪志伏兵乘之江乃降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山東群盜競起叔夜發精卒擊之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於是羣盜帖息一方晏然靖康初虜騎過河叔夜以謂若許講解則胡羯必有邀求縱之使去後必復來有輕中國心乞遣精騎邀擊及豫令河北邊鎮出兵斷其歸路願假臣騎兵與諸將併力追龍衣不報徙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為南道都總管叔夜帥師入援或勸其緩行者叔夜曰國家危難如此忍顧身乎至尉氏遇賊游騎轉鬪而

前用十一月晦至京師叔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 欽宗然之進延康殿學士又進資政殿學士令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僉書樞密院事連四日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城破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士皆殊死鬪殺傷相當然諸將無一人至者虜既議和命彈壓京城事 欽宗再出郊叔夜於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 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力會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八

